

夏
惠
集
偶
操





賦田有古文

偶鈔

寶翰樓梓行

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為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于天地而與為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星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為之發育非止由于泰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徒亦多東國之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于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惟恒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

朱邑陳武何點三數君子略著史冊其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于湘南霍山不列五岳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予嘗遊岱山之西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于祠官而開鑿斲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焉日觀之宮至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罔其利而霍山獨矜然太清之表石巖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污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而無羨于彼之燔牲瘞玉相詫

以三公之號爲榮于天下也予與戴君田有名世皆生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遙皆迂拙無用于時而自力于古文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後世則皆有其志顧予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出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名之曰憂患集而命予爲之序夫岱之靈發于聖門嵩之靈發于甫申華之靈發于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于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予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予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

文之足以不朽則予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嶽
與霍或領于祠官或不領于祠官譬則一挂仕版而受
職于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于古然則今五岳所
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沉冥著書者固于霍山爲宜也歎
誠如是也田有宜樂而其集顧曰憂患何也曰此作易
之說蓋吾夫子之志也上章執徐之歲陬月宿松朱書
誤

憂患集偶鈔目錄

桐城戴名世田有

受業尤雲鶚編次

紀畧四首

弘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傳二十四首

楊劉二王合傳

薛大觀傳

陳士慶傳

李逢亨傳

楊維嶽傳

周烈婦傳

王養正傳

劉孔暉傳

徐節婦傳

戴節婦傳

王烈婦傳

李節婦傳

一壺先生傳

李烈婦傳

郭烈婦傳

竇成傳

袁烈婦傳

吳文煒傳

吳江兩節婦傳

儀貞四貞烈合傳

詹烈婦傳

朱烈女傳

李烈婦傳

畫網巾先生傳

記二十一首

意園記

響雪亭記

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唐西浦記

遊浮山記

石門冲記

西園記

醉鄉記

睡鄉記

兔兒山記

遊西山記

乙亥北行日記

憂庵記

遊爛柯山記

吼山記

古樟記

遊天台山記

雁蕩記

龍鼻泉記

大龍湫記

序四十二首

困學集自序

送僧師孔序

贈趙良次序

濤山先生詩序

贈葉蒼岩序

贈許亦士序

西園

送釋鍾山序

送朱字錄序

送蕭端木序

齊謳集自序

劉陂千庶常詩序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李縣圃唱和詩序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子遺錄自序

贈劉言潔序

戴氏宗譜序

狄向濤稿序

李太常案牘序

張天閑先生壽序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甲戌房書序

甲戌小題文序

徐文虎稿序

方百川稿序

朱翁詩序

闕里紀言序

小學論選序

丁丑房書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淮南游草序

己卯鄉試墨卷序

方靈臯稿序

天籟集序

北行日記序

庚辰會試墨卷序

徐詒孫遺稿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杜溪稿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汪武曹稿序

九科大題文選序

書十首

答某書

與趙良治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與余生書

與伍張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答趙少宰書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與劉大山書

論三首

范增論

魏其論

撫盜論

說五首

田字說

褐夫字說

藥身說

種樹說

命說示鄭叟

書事二首

書許榮事

書全上選事

雜著五首

讀楊雄傳

錢神問對

討夏二子檄

書貨殖傳後

書閻寧前墓誌後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弘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嗚呼自古南渡滅亾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
于宋端親近于晉元統正于李昇而其亾也忽焉其時
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
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亾也黨禍始于
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
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于東林名

流咸樂附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
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
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諸子中獨
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而貴
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舐望卽上亦兩難之
一時名流俱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章滿公車上怒
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
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
竝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
河南所以賚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王不喜賓客所好

惟倡優婦女中外皆以爲不足忌國本旣定兩黨激而
愈甚泰昌天啓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蠭
蟻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
氏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而魏
黨皆錮之終身弗與齒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
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
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
特牛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
司收殮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
焉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元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薨王

與潞王先後避賊至淮上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恐以三案舊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構謫戍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鍼歸誠于延儒求薦已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鍼復起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鍼與士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郅福王

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翻已可出也兵部尚書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其議于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

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

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
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
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
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
爲弘光元年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
諭叅將王之綱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
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振飛遣兵
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懷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
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 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
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

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
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遂仍其失云遙上母太妃鄒
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
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帝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
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于外爲
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
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
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
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

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于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弘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

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時懷二心兩人大鍼黨也上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廣皆以爭大鍼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予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經懷遠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大鍼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鍼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止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巡

閱江防旋進尚書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劾弗聽七月巳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太后竝執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一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大兵趨濟寧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宗

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變軍情動搖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廣等謀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借以逐姜劉用大鉞自是中朝之權藩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溷于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于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蠶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鏞實爲盟主其排詆大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人闖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顧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爲快大鉞聞則

嚼齧槌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諸名士慮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番都防亂公檄以討之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申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鉞內啣且懼獨身跳匿于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客語大鉞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鑣于是大鉞怨鑣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比暱逐諫官逆案諸人如袁弘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

先以蜚語逮鑣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踉蹌奔竄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聲望不悅已者輒竄入其中其或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書相詆諆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紉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于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湯國祚告于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日宵人躁

夢思集傳錄
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成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物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袁弘勳奏繼成庇護三案繼成上疏自辨上曰繼成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御史左光先被收亦奔良玉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

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勲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尚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姦民挾多金入都卽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益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

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曰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齊王又稱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尚書錢謙益於是潞王常勞奏姦僧污鱗戶部侍郎申紹芳爲祖訟冤錢謙益上疏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鍼欲借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郝彪隄夏允彝楊廷樞之屬皆入

其內士英性疎濶本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于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偃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

何字皆不符兵科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
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
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
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臥
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也奏上
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
酒酣卽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
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丘
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
視良久言曰太子識余乎之明不答錦衣從容勸其無

恐之明第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
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肩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
其衷遂躡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
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爲真訛言繁興一唱百
和不可止也法司以王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
授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往來
踪跡及主使之入益大鍼輩又欲借以起大獄陷清流
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
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懼民間指士英輩共謀戕害
太子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真僞未辨

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耳目若遽加害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真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尚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

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且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鞫勿令致斃于是醫者進視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生日爲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生而夫長七年一月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禱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服侍者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女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旣誅也王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彼曰我天子也女不聞黃

牛背上綠頭鴨平門者執之乃爲癩狀奏聞杖而釋之
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寧
宮乃太后所居也闌人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
極擒送錦衣衛鞫之自言詹有道南京人也平生奉佛
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
傷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
元妃黃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已殉難
朕卽位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
之童氏詐冒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
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王之明爲王曷姪孫避難

南來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冒稱東宮正在嚴鞫果真
實非僞朕于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
難者頗多朕于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
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加毒害于其
血胤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
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關
豈容妖婦闌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
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
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肝酒過徐州駸駸
乎及于儀揚矣左良玉在先帝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

禍及上卽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病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間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鏞雷演祚于獄弃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于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

從賊周鐘武愨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計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汗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于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于板子磯進封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廕有差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鉞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姦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

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躡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
應之者趙之龍執躡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
之明出幽于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王兵者
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
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
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
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
皆阮馬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
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卽位
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

阮氏及妃嬪數人于豫王爲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
謙益選爲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
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
營于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
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
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
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逡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
監國于紹興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
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素所景慕當國破
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

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覩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關下士英浸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旣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

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于黥淡灘大鉞走浙江抵金華先是大鉞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鉞同事至是大鉞抵城下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鉞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鉞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鉞艱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

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
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
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
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
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
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棺閱一二日乃
昇木屨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于路僅存腐骨而已嗚
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
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踈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
社淪覆神州陸沉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

今歸怨于孱王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
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
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畧謂童氏爲真后而帝恐事
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考矣觀帝言宮媵相
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著之愛一則
倖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
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脩禡著其說以告世
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亂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
尺寸旣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詔講官稱先生餘官稱
官名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于經藉多官中所

誦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

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尋傳殊論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事託以輔翼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殊論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殊論于閣內卽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于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可法爲王之明事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書頗自悔爲書與士英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嘆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

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于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皇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偽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殺于獄中都人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以太子事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弘光

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乃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謹按順治實錄載周奎出告太子事其辭在疑信之間而二王不知所終余考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郝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爲主器已亾之象嗚呼明之亾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

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
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
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
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
遣其僞毫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畧地至榆林
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
威閻閻亞王而威重遇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
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勲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
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于是兵備副使
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

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叅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
邊尚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
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
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索鞬援枹鼓以
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
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衆皆憤激瞋目擐甲
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
書來說降且賫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
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
年矣忠義節俠著于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于是

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先是賊
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
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
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
之俱亾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
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
坐營遊擊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東南城
隅則爲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叅將馬鳴廉
佐之城之東南觀遠樓則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
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

則爲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鶚而故西安叅將李
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
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韓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
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
城敵樓則爲故真安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
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
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
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
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
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

夢思集傳金
三
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檢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恨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壑相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侯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于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于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姦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

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

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
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
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
綏副將城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
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
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
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
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
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旣
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

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
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且滅不久自成本迎
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
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
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真死
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貲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
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
本吾中國地本朝弘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
闌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
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且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

夢思集傳錄 五
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
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
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
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
懸首于凱歌樓王學書楊明允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
勲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遇害潘立勲漢中人以武
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
遇春與榆林舊官高顯忠等凡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
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西安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
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用百戶黃廷弼皆

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
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
于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
先置二七首于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
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
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于漢壽亭
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
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指其困粟曰
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于庭樹李耀
字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

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于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故西安叅將李應季李淮皆使其妻女自縊各率子挾弓刃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遊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恒衛李宗叙

皆以廢將守城死之尤養鯤等姓名已見前者其死多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罵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白拱極曰白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于漢壽亭侯祠李可柱縊于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皆縊于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王氏

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伸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于夫之壙啓棺視之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于貲楊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着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旣破榆林使其僞權將軍王良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

張弘祚鎮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又屠甘肅三邊皆入于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于鄖陽又徙千餘丁于保寧尋僞加良智確山伯一功臨朐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又令遷榆林大族于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順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于演武塲一功代之李過引兵東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毀廨舍造懸樓置大砲日坐譙樓搜間謀殺人無

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
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部唐通姜瓖等畧
地至榆林順治二年春正月一功拒戰于常樂敗奔響
水榆林平姜瓖又追破一功于波羅一功遁走姜瓖者
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
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叅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黃
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真張秀擁廢將高
有才郭毓奇作亂永彊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
朝華王志正自縊歿永彊遂自立爲延綏大元帥而召
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
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彊勒兵至
延安而有才亦出兵于富平頃之大兵破永彊于美原
永彊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
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柏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
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
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
延綏諸賊悉平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徧于畿輔人地乖互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督治二巡撫一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爲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方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于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同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臂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守不下竟

闔郡歿初賊之漸逼畿輔也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歿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而見張羅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先殺妻子以

決歿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邠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汛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歿而後入旣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守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歿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

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史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宣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資犒士士皆爲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

嗣撫劔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劔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宗元等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亾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闔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

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
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歿卽何公爭亦
不與肯以送閣下卽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
薄祿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
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
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于地拔
佩刀欲自剄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
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
樓何復焚歿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于城上城遂陷
賊入張羅彥歸至家書壁日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

受辱誓歿井亭視其妻妾幼女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
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
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
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
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
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歿羅善投
井歿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伸皆不屈歿宗元挈印
自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歿手猶持印不
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
毓峒入三皇廟毓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

前古井歿武舉金振孫者毓峒從子也振孫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令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剗鼻以刃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歿韓東明投井歿子仲淹射賊墜城歿張維綱罵賊歿舉人高涇歿于水孫從範被殺張爾翬同妻唐氏歿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歿之諸生賀誠同妻女歿何一中同妻趙氏歿王之誕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歿韓楓同妻王氏歿其餘狗城者

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動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坦戰歿副總兵呂應蛟縊歿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歿忠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璜王之琯等諸生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淹頡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

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乃皆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喜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歿而婦女之殉節者則陳禧祖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并侍婢四人進士王延綯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歿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喆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歿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歿者二十有三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歿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

高氏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羅彥妾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歿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封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縲于井亭先引縲縲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歿于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于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歿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曰夫人縲不能歿井不能歿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旣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

者曰休定守于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籍溝渠皆滿偽官使其軍士舉之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斜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城守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偽將張洪守休定張洪分兵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不支自刎弗殊張洪傳而發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尋爲僧行遁去不知所終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師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揚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徧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北安危皆視歸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

于外與諸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
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
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
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
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
諸將士英旣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于朝曰吾在軍
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
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
不啻如明神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
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項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

寇讐願受命吳縣諸生盧渭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
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
野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弘圖姜
曰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
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
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公左良
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
傑爲興平伯高傑者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
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于郟縣也傑奔延安自
成旣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

忘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
身許國當帶礪共之于是傑渡淮至于揚州其兵不戢
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皆遭屠殺無算江都進
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爲調人往傑營飲酒談論甚
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于衆曰高將軍
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尚其聽之況揚州乎衆大
闕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遂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
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
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
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于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

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殷勤傑一軍遂有輕
公心因劫公于福緣菴兵仗甲士環列公處之夷然浹
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而傑衆亦稍稍
戢已而督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
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九月公還揚州定
從征文武官經制俸廩之數鑄印七一爲督餉道以黃
鉉掌之一爲監軍道以高岐鳳掌之一爲行軍兵備職
方司郎中以黃日芳秦士奇何剛吳易施鳳儀先後掌
之一爲監紀推官以陸遜之應廷吉劉景綽梁以樟呂
彥良先後掌之一爲督師大廳副總兵以李正春掌之

一爲督師中軍旗鼓以馬應魁翟天葵陶匡明先後掌
之一爲督師軍前賞功叅將以汪一誠掌之從征立功
爲故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壘故滁泗兵備石啓明故開
封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鑠知縣殷埕支益吳道正
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
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
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
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
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爲請于朝
揚州人又大闕且以無府第爲辭公遂遷于東偏公署

而以督府居傑旣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
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
鎮京口取道淮揚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得功善
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
守備遽告傑曰黃將軍襲揚州矣傑乃密布精騎于土
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
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直千金斃于矢得功
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千人襲儀
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
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謹而後定諸將

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而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東惟謹公決意經畧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禎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冷時中爲開封府通判李長康爲開封府推官而傑遂于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砲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收山東浸尋及于邳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寧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洋河十

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洋河使應庭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于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于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

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相國亦當節
勞珍重母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
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
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
君輩皆喜安佚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
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
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
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
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
歸于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

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桅輒夜作聲自上而下
復自下而上頃之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
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
睢州人許定國有郤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
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
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
執禮甚恭且享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
于睢州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南傑部將李本身
等屠睢州城外二百里皆盡引兵還徐州傑旣死諸將
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

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禎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于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旣引還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望甚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

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邢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晏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拜不受環柱而走起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晏晏公并晏高世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于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監興平伯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

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汎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叅將劉恒祿遊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于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于是四方倖進之徒多接踵而至廷吉言于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

禮爲羅冀拔一二于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衆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于難者尚一十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飲酒從容謂曰君精三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噓欬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命廷吉督諸軍赴泗便宜行事而會泗州已

失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
左兵于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之盱
泗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
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
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
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
時失職被收諸臣如黃澍左光先等又爲春秋與趙鞅
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
空國行豎二旗于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
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與左兵來

寧北兵來與死于左不如死于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
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
失泗州守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史公同副
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
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奪門而出奔泰
州北警日亟黃日芳率蜀將胡尚文韓尚諒營茭萸灣
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及窰舖以爲犄角史公檄召各
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惟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兵入城
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歿剛上海舉人崇禎
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以北

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夷砲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于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縋健卒下投其書并父老于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

澤清與淮揚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胡尚友韓尚諒亦隨以行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歿公曰吾爲國亡女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女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

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弘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訣得威曰吾歿汝當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萼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雠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歿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在城上親拜天以大砲擊之大兵歿者數千人俄而城西

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刎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十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上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歿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歿守者我也我可殺揚州人不可殺也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

歿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歿其最著者爲提督劉肇基總兵莊子固乙邦才故兵部尚書張伯鯨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壘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剛兵科給事中施鳳儀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隆揚州知府任民育江都知縣羅伏龍原任知縣周志畏監餉知縣吳道正禮賢館諸生盧涇才胡如瑾何臨正旗鼓副總兵馬應魁副旗鼓叅將陶國祚陶匡明副總兵李豫賞功叅將汪思誠左營叅將許謹右營叅將馮國用前營叅將陳光玉運使楊振熙同知王纘爵隨征書記顧啓胤陸曉龔之厚唐經世督師僕史書都司千總等官姚懷龍解學曾吳魁

馮士富近仁孟容徐應承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立范泗范海王東樓等二百人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公旣歿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旣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于商人段氏至是往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于破屋廢紙中得之持

往南京獻于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于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約當于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兄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歿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于願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

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日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十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守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忻城伯趙之龍已先于初五日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歿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于揚州郭外梅嶸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

已而

敕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
歲戊子鹽城人某偽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
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寧有鎮將曰曩者維揚之下吾
為前鋒史公實歿吾手此固假托名字者行當自敗何
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
人而王運開王運閔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
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
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
為王運開運開字子朗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閔崇
禎壬午舉人也運閔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
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

夏思集傳
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
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
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
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於
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關
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
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
年張獻忠死於蜀其平東監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
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
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

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
餘人迎戰於祿豐縣之啓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
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
哭求死甚哀可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
正興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奈何死也可
旺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旣與吾翼輔王室則自
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
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
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
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

官王運開署叅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庭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洵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日集叅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

靈何叅議憫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叅議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廷傑喟然而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

章以見意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延傑叱之曰去復正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閔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閔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閔運閔行至潞江中流出手中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還滇自

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擅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於肇慶改元永曆楊畏知聞之告可旺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卽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義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相嚴起恒等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疏論

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貴州數之曰何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豈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逆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旺面可旺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撤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可旺部曲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曆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之墟中拾取之軍中見者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

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秦封一事淺歎永曆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滇人也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滇
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
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
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

大清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旺李定國
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
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
王卽帝位于廣東可旺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
與可旺貳迎帝入滇可旺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旺

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如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女死誠善弟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

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傍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廟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

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異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籜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

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游游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

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塵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克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撻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

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貫而死士慶曰嘻烏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屏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傳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傳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

膺歎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啓衾出美人卽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也賊中有驍將祁三昇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齧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礮中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爲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

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傳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礮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女申令於軍中可乎廼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纍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

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

在蠻徼中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歎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

嘗從老神仙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剗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尚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于江淮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延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亨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亨與賊遇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亨勇士必生致之于是率衆襲執逢亨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

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日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獎歎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事遂寢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有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貰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以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

乃徒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尚書尚書以府庫虛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向號痛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卽位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歿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

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能下嚥乎居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歿耳歿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

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
諡爲文烈云

贊曰嗚呼遭時亂亾士之自立可不慎歟三代以來變
故多矣爲人臣者往往身爲大官不能爲國死而布衣
諸生又以死非吾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
而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盛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字半
且磨滅吾嘗惜之迨甲申乙酉間天下亂又非靖難比
也故余所至輒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爲紀次之無使其
無傳焉而龍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爲我道貢士楊
維嶽事余嗟異之已而覩其子弘抱所作家狀良然遂

爲論次之如此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輿人。其母曰呂媪。皆冥頑無知識。烈婦旣長。嫁夫。其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薙髮爲生。與其婦翁皆賤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所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靚。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娠。倘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不也。卽死。以從君耳。旣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殯。周二旣畢。乃相與議曰。壻死。費不訾。無以償之。又女方年

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幣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於父母之前自明已志父母不聽乃徧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之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得脫哭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也遂取周二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于巡撫巡撫上書請旌之詔如例建表設坊于縣某門縣諸生許登逢好義之士

懼其久而不傳也爲立碑於其墓上而謁文于褐夫氏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我言烈婦事甚具且曰吾縣數十百年獨有三婦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同旌而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於張氏張氏不從故寢不旌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北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游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養正嘗從之游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

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惟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閤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

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

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成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幼時從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歿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

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問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
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
甚盛毋守歿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
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存亡敢逃歿乎于是脩城
垣浚隍城守畧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
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肱登城守禦而賊
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求生
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
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莫有應者賊射孔
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國人張賀等昇至民家燒湯

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且暮且歿請急遣
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于是孔暉仍城
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
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
亦感憤罵賊歿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
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
人收其骸骨歸葬于楚天子聞之贈尚寶寺卿廕一子
入監祀鄉賢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鴛下
非實有絕人之畧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

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予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歎息也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鄒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鶚之女也年十八歸於同縣大學生徐廷鑑當是時其舅旣歿而其姑湯氏亦已老矣廷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鑑有妾二人曰朱氏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闖入至是兵至圍鄒鄒人閉城設守廷鑑兄弟皆登埤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旣退還家殮姑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于骸骨撐柱之中纍

夔然殞且葬之既畢而節婦仰天哭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三年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于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業諸孤攜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爲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歿鄰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十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者何可勝數雖以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薄海外而一旦九廟隳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徐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孤嗚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江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所以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興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卽節婦也節婦未嫁而弘毅死先是節婦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媪指之曰此而婿弘毅也弘毅告以已且死節婦啼而寤旦日果得弘毅凶問於是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于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次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爲戴氏婦非汪

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贊曰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于人數矣是則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興爲余道節婦事如是余故樂爲之書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沂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爲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踊絕食飲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可曰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譬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聞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具衾禭乃自製衾禭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待外姻至旣而外姻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志不可奪曰請受祭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

者再諸子婦拜亦如之家人咸拜坐受畢烈婦起辭衆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母傷我乃自縊于舍人匱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於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游示余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爲豈偶然哉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死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之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陷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能守節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爲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歿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月

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于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頽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巋然傑起撐拄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尚不替也

贊曰昔者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志以沒世者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者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其力爲之而已矣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

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恟怳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

已垂七十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丘之凌河里人年十七歸于同縣李
檢烈婦既歸檢其姑已歿而其祖姑尚存烈婦事祖姑
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恨不合
其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踰
時弗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頰人皆爲不
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焉頃之檢死烈
婦請于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
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
涕泣不可遂出其笥中衣裳分給家人皆徧餘或焚之

烈婦父及其兄弟聞之皆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爲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婿約同死豈可負乎夜半仰藥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贊曰女子之不幸失其所天而以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小事尚多有濡忍不決而況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歎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皆巨族貴顯詩書之澤被於婦女矣嗚呼豈不盛哉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其舅與其姑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且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踴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卽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尚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櫛

髮易服將就縗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執承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妯矣詣翰樞拜且祝曰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外皆哭失聲烈婦迴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縗甫及項而絕閱日而其嫂至視其顏如生日忽開旋瞑時年二十有五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蘿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竇成傳

竇成者蜀人也崇禎中陝西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竇髯爲人好氣善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謁巡撫史可法於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嚴出奇

計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因
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首呼城上守兵曰
我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
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
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
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且旦夕破莫知所爲及聞
成語士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
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于總兵黃得功得
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
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

旣陷賊賊殺之于沙河其三千人屬于孫羅二將仰食
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執兩將
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竇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乎賊
蹂躪遍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寄猶得父子兄弟相保
也烏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建牙大吏其不爲賊用
者少矣國家之敗亾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
成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
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故痼疾烈婦左右服事
無違十年而姑死是時玉修疾瘵久知不可起念其妻
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
爲夫具棺卽買木爲兩棺及衾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
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
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
而玉修死烈婦呼天慟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
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

夫之喪先是自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惛惛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鞠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旣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尚少不死將何如從姑爲歎息泣下事旣竣烈婦且喜且悲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工爲已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

主哭踊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于地曰吾億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須臾家人啓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剄死矣年二十七時盛暑棺五日不闔顏如生蠅蚋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語余友王云劬曰烈婦故柔婉逴逴如愚人云劬喟然歎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山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盤礴有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疑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幣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洲汪份德州孫勣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意于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

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廷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三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已之科名處廷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廷煒相過從不厭大興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于場屋中卽延文煒主其家遍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于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

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歎曰我友不忌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將奈何行至良鄉卒于車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于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斂復相與謀歸其櫬而雕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于虎丘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僕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解已而書一扇贈余而去今聞其死甚悲之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恨無錫王完趙曰兩家之書

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也且曰吳君客死屢
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因書其行狀視余而
吾稍採次其語云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石里村長
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乙酉

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文達故
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
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
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
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溽暑屍積城下者纍纍皆糜爛
不可辨識乃已姊旣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欲迎之歸
謝曰吾夫雖死然此故夫家也義不可以歸於母氏次

事其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涕泣被面謝曰新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姊居既葬家財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三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七十尚躬耕如曩時鄉之人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

大清兵之初入關也 州人 淄川人孫之獬卽上

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此兩人在明時嘗一爲宰相一列於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於道而不悔也嗚呼彼二家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于是有四貞烈事傳于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愬色隨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

曰諾卽負婦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母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挈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其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

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扶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旣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儻失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已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日與媒妁謀

曰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于是兵來視者紛
紛父必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
此爲叅將爲游擊行且爲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
謂貞女曰女行有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女唯
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
疑也而貞女遂乘閒自縊死縣諸生高聞而歎曰
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
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
則父之貪尚未饜欲先以已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
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爲歌以弔貞

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名媛天產今下處蓬蒿一行卒
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于亂離兮恍更若得遂適
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
兒兮更快心于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
似可不同于劫賊兮何輕一死之等于鴻毛是其立志
較然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亂
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
而亦可以插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蕪鳴
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羗不知見危之薦紳耆老其
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烟水兮茫茫山林深兮虎豹

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
汪洋千古浩浩兮往來更代而時著其嘉臧中有一德
兮歷百變而益光不本於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
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何方魂兮魂兮
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岱嶽未足以家
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螭黃瀾嶂杳冥兮豐
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迎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清
輦兮從鳳皇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
翔獨下土兮失姬姜思之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
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遶日旁驅光逐影穿窮

桑烏兔奔飛匆怵怵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悅
未央

詹烈婦傳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閱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兒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婦服闋卽遣之烈婦聞而恚曰是言也何爲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已衣裳納諸棺中旣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于姑以及諸姑妯娌皆遍衆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經之中無所事此于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烈婦收淚請姑加餐姑曰汝食吾乃食烈婦不得已勉爲一餐復親奉飲食于舅曰新婦平時奉舅必假手于姑蓋兒在則爲婦今兒沒是卽女也今

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疎至四日晨起薦茶于柩哭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于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閩內完人是歲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吾縣在明時號爲禮義之邦沿至于今而故家遺風多不復存矣獨閩幃之中猶有曩時之風烈余且次第採而傳之而先爲著詹烈婦事如此

朱烈女傳

朱烈女實其先溧水人遷江寧之淮清橋烈女父曰公行家貧困烈女工刺繡得直以助饗飧烈女有從姪曰道新多藏書烈女好取傳記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觀之一日刺繡牖下忽點首沉吟母笑曰兒吟詩耶曰非也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耳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爲人講解之贊歎稱誦不能釋諸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爲撫摩忘倦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亾誰爲母侍疾者閱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許聘沈氏子曰儀安沈氏與朱氏鄰也儀安素患瘵醫者言

不可治至是養疴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常往來朱氏爲言凌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幘往弔于僧寺烈女已從閣子中聞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復煩翁翁莫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今日寒甚需火母入房作火又以他事教其兄出門去乃施膏沐爲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且晴聊一檢點嫂乃相戲耶嫂亦往厨下爲炊而烈女已自縊死矣年二十有二其父自僧寺歸而烈女已死閱七日葬于沈氏之祖塋在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

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時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夫者烏在其爲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于時屢被徵聘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于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攜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疾至是以勞劇疾大作遂居外

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疾益篤不可起烈婦出視元煥元煥曰吾與女爲夫婦恩義未洽吾旦暮且死女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之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曰吾子甫死而婦復以身徇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何傷和之有耶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真苦矣家有塾

師仇先生與烈婦家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死而女上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女奈何徇涇涇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三者兼之爲難吾惟擇其一而爲之可耳仇先生語反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婦女至中堂召烈婦泣勸之皆悲不自勝烈婦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悉出衣飾遍給家衆時已昏退將就縊其兄隨至別室猶對談啜茗如平常顧視侍婢皆有懼色烈婦曰毋懼吾有至性死必無惡狀且亦不爲厲也我死或結不能

解當剪斷之乃一手執燭一手執盤盤中物卽剪也其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謂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裾登床繫帕于牕櫺外人聞牕紙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跌坐床上帕環尚寬而頸圍毫無痕不知其何遂瞑目也異香滿室容色如生時距元煥死二日耳年二十有六

贊曰李先生篤厚長者爲吾郡貳守人皆稱其清廉常以上官之檄來金陵輒訪余于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年夏四月復來金陵爲余言烈婦事如此且請爲之傳余考孫徵君在天啓中周旋楊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知天下將亂徵辟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聞其子孫皆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栢兩家之有烈婦也宜哉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其
泉國公鄭芝龍陰受 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
備七閩皆沒而新令獲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是士民
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
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僕二人皆仍明時衣
冠匿跡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而光澤守將
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
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旣失網巾盪櫛畢
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

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女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

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秦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

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綱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埽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耻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

與女遂被戮于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于郭外杉窩山題曰畫綱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塚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旣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畧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于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賊寧死女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裳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女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後就縛于瀘溪山中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于明永

憂思集偶抄
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
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
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
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
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河南人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
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
于附會故不著于篇

憂思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峯田數頃水一
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個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
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草若
蘭若蕙若菖蒲若薜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
其鳥若鶴若鷺若鷗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
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
或青或赭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秫其圃

宜芹其山有蕨有薇有筍其池有苻其童子伐薪采薇
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
水聲松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
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
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也其園
爲何曰意園也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徑迂峰巒迴合相抱四
時之花開謝於庭而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
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坎爲坻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
處有隱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
皆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
泉噴薄激怒自天上來匯而爲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
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於溪旁三面石壁上大
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
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爲

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相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棧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語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折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亦皆古樹偃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眠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闢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析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濬焉見芝生沙中雜於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因掇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石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土凝結而成者也長不盈尺而岡巒巖穴畢具芝生于其旁之左峰群峰錯立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歎賞而去夫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至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佞臣他務未遑而獨于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平

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爲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秉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特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不若其蒙翳於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幸無徵詔之求而爲樵夫野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蓬戶猶之窮岩斷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作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余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隱德鄉里稱爲長者南居者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面峰府君至南灣部署奴僕治田事面峰府君余祖之曾祖也農人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於是面峰府君歸至家請命於南居府君將取之府君大怒曰吾聞之有無望之福者必有無望之禍吾家世力田自給今女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曰是固天所以賜吾也卽歸與其妻子潛捆載

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其子來哭而訴曰
吾父取非其有以有今日吾父之始去也爲盜所窺居
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錢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
持入市易物獄吏見而艷之誣吾父爲盜曰女等賤人
何自有此遂謁於官家破竟罹禍以死今吾無所歸念
與主人有故惟憐而活之敢以請南居府君悲憐其事
復與以故所種田顧謂面峰府君曰向不從子言則女
今日者且不知乞憐於誰氏之門也人有聞者皆服子
大父爲子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宗有善而湮滅不
著於後世子孫之責也女他日當盡爲表彰之小子謹

先誌其一節若此云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處水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逆流而入兩山相向不一丈溪居其二草木與徑居其一兩山之上皆大石縱橫布列每一石輒一大樹覆之若蓋其幹與葉若桂四時不凋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涉水行數武有兩石豎道旁尤奇高數仞赭色內連外開若龕然又行數十步至唐西浦來徑甚隘至此地開數畝高高下下樹數百株竹數千個

夢思集傳鈔
梅百本老屋數間余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
梅爲薪且數十本余聞之逐僧去遂讀書其間每讀倦
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
石而坐水灑灑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隘如來徑
數里不能窮余居此凡一月會有他故出山時時念之
不忘因記其大畧時一覽觀如臥而遊焉然而不能詳
也

遊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恠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
焉蓋以其遠且僻車船輒兩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
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多因他事過其下偶一登覽遂
去莫能盡其奇也而負郭道旁之山無可觀者而相率
遊者甚衆嗚呼以遠且僻而沒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
又止如此豈非其地使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
之自以生此邦有終焉之意辛酉之秋與二三子者浮
舟出江濱經浮山之麓私心獨喜庶陟而遊焉以娛吾
志二三子者不可曰去去及風之迅也先是余在舟中

望見之高不一里廣袤不一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巖壑秀麗蓋已工絕夫以遠且僻不得售其奇而其奇又限藏含蓄如此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旣悔其去而不得盡其奇也已而歸過山中登覽二日而還俟他日買田其間以終焉而庶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爲記之如此使僧鐫諸石壁上

石門冲記

由魯硯踰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旣上復下其險峻亦如之山水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罅砢砢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凡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歎此怪偉幽邃之區在于荒山僻壤亘數千百年來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

憂患集傳金
虎山東西火起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倘以佯是謂醉鄉嗚呼是爲醉鄉也歟古之人直余欺也吾嘗歎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況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

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遍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
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
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
之徒也已

西園記

嗚呼此故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
余自樅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句曲因周覽其山川
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墻頽然者何也曰
季陵也草間冢纍纍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
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也曰故碑碣也
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樓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
自句曲回江寧寓西園留信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
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
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

憂患集傳金
今世又已幾變其市朝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
失官其澤旣且斬矣凡治亂興亾之故蓋有難言者而
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于壁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
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
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夫酹酢往來以及灾
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
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
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徃徃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
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
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汲汲或不暇以遊而遊者
又或徃徃呻吟吟嚙噫夫其呻吟吟嚙噫必有隨之以入

夢思集傳鈔
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于是乎睡鄉擾矣

兔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兔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卽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蓋其巔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纍石爲洞者三又鑿白石爲龍蟠於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

臥其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欵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溝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尚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卽幸兔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兔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于此嗚呼天下承平且數百年人皆習于逸樂卽天子巡遊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然可按

圖以數其山之巋然而特高者今日景山卽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茂者今日瀛臺卽向之西苑也御河滌遠如帶白楊老柏丹瓦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蝀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其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卽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蜿蜒磅礴在烟雲縹緲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羈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盛衰往復有固然者於是乎書之以示余友朱字綠字綠蓋嘗與余同遊者云

遊西山記

頃余遊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黛起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於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
字流傳人間徒以近于朝市故遊者鮮少然而西山之奇
故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遼陽張君之言來告
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榼承飲以從三人者
遂騎而往於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湫於香山得來
青軒云龍湫者泉出石間匯而爲池溝而環之者數折
有亭焉敞然而幽有竹焉琅然而立有槐焉大五六圍
蒼然而欹有洞焉窈然而深有石壁焉峭然而高於時

蒼翠滿前萬籟俱歇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數巡甚歡
張君曰去此二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山有
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麗來青軒者明神宗皇
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玉泉山橫亘其中縱觀
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霰若霧遠在天末者張君指而
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舉而爲此也念此二者
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已迴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
幽窅奇恠不知當何如也余且携襆被往焉曲討微尋
二子者當亦能褰裳而從余乎

乙亥北行日記

六月初九日自江寧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
同入燕余以費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
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金陵聞登舟
距家僅數十步耳舟中揖別諸友而徐氏兄弟復送至
武定橋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及
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卽同行
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所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
我曰吾子冒暑遠遊欲賣文以養親舉世悠悠詎有能
知子者使吾術若成吾子何憂貧乎余笑而頷之明日

宿旦子岡甫行數里見四野禾苗油油然老幼男女俱
耘于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
子遊惰不事生產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
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門有豆棚
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犬鳴吠余顧而
慕之以爲此一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
甚也明日抵滁州境過朱龍橋卽盧尚書祖將軍破李
自成處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字緣
懷寧魯元彥從陝西來別三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携
手至道旁人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盤

山山勢峭削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
山舖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崗鳳陽境也途中遇太平
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
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於三更啓行行四五里見西北
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倉卒披雨具
然衣已沾溼行至總舖雨愈甚徧扣逆旅主人門皆不
應圍人于昏黑中尋得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
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瀰漫不辨阡陌私歎水利不修天
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
爲念者仰觀雲氣甚佳或如人或如獅象或如山如惟

石如樹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不知日出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城訪朱鑑薛值其他出薄暮獨步城外是時隍中荷花盛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逆旅主人宿明日渡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便之及是浮橋壞不修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余旣渡欲登岸有一人負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墜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連城鎮靈璧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蕪宿州境也屋舍湫隘墻壁崩頽門戶皆不具圍人與逆旅主人有故固欲宿此余不可主人

曰此不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患腹脹不能食宿褚莊舖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間群山盤互風氣完密而徐州濱河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州爲犄角然守徐當先守河也是日熱甚旣抵逆旅飲水數升頃之雷聲殷殷起風雨驟至涼生渴乃止是夜腹脹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已明日宿利國驛憶余於己巳六月與無錫

劉言潔自濟南入燕言潔體肥畏熱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蹉跎在苒精力向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髀扼腕不禁喟焉而三歎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鄒縣境曰東灘店是日過孟子廟入而瞻拜欲登嶧山因熱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上往余過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記兩句云可憐魯道遊齊子豈有孔門屈季孫餘不復能記憶也明日宿東阿之舊縣是日雨逆旅聞隔牆群飲拊戰未幾喧且鬪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于淖中泥塗滿面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詈

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飲誠非無故明日宿荏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在平以北道路皆水瀰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二十六日宿阜城夜夢裴媪媪于余有恩而未之報今年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寧不及視其含歛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入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丘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臯于舍館適靈臯在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靈臯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竟不果及余至京師而靈臯

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蓋自任丘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行或數里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啓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歎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塗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襍被俱欲取其稅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濡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徒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襍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溼泥塗

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畧如此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顧不
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
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卽憂庵也陸宿逆旅逆
旅卽憂庵也或授經於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
室卽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
爲公署行臺公署卽憂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綢繆
構屋數楹而始顏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
客曰庵之義則吾旣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
生也與憂俱凡數十年於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

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乖診入吾之膏
育陰陽之顛倒蠱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毒吾之肺腸
糾紛鬱結彷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哭而
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
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筦簞而寢子以江海
爲湯而飲子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臯夔稷
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
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
然而悟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脉
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音未有如余

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鄙人而
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矣庚辰正月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時有香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于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疊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卽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蟠屈爲攫拏之勢有碑題曰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松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山寺卽爛柯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尤奇蔦蘿

蔓引苔蘚斑剝蔭蔽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
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偈曰右都御史忠烈徐
公墓道又行百餘步望見左側山頂有穴露出穴外之
天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緣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
一穹然豁然者彎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見之
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書所稱青霞洞天也高十餘
尋深十餘尋縱二十餘尋青巒翠巘如髻如環如螺或
遠或近攢簇于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突起
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傍石而亭曰遲日亭從亭側攀
蘿緣磴而上皆窄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
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
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
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
于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章擬他日鑿諸石上其詩
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間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
爽模糊仍復覓前生謫向塵寰病未瘥同班仙侶近如
何語君奕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罰已多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禹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迴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旣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注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

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岸尋之得一尼菴款門入蓋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菰葉浮水上皆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畧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于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淙玉巖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滌洞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樟樹灘違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秉炬上居人繚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疎垂垣外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離披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十餘人非梯不能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轆轤輪囷蜿蜒拏攫若羣龍相鬪枝之出于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

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十圍類自爲一樹不屬於
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于天自
垣內視之則係幹之別支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
測居人以爲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本名材而其托根也
大其植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
魁然獨出其奇于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臃腫無故
而離立于其旁何爲也哉

遊天台記

天台周迴八百里以劉晨阮肇採藥遇仙遂著名人間
余於歲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遊自
赤城始先一日道旁望見赤城類有三四峰及至其下
則峰皆不見赭色若霞上鏡而下方石鱗層層皆露若
磚甃痕故曰赤城上一二里有洞曰紫雲洞天高十餘
丈長數十丈僧爲層樓其間望羣山環列煙雲縹緲宜
爲隱者之所棲息而石穴中往往有士人讀書視其書
皆腐濫文字又上一二里又一洞差小而洞側石上文
理自成二字曰玉京窺優曇洗腸之井登葛洪煉丹之

竈乃下既下迴視之無所爲巖洞也第見爲磚甃痕而已行數里至國清寺寺僧爲指點寒山拾得遺跡踰金雞嶺飯于高明寺觀圓通洞洞臨深溪石自土出爲壁左壁有欹削處一石笋撐之後壁石罅中可側身行一大石爲蓋橫于左右壁上類人爲之者出視之夫石偃蹇負土出長廣數十丈其末覆于洞上凡洞皆因山而此洞平地特起亦一異也行十餘里至曇華亭觀石梁水一自康嶺來一自華頂來會于曇華亭之左凡三折至石梁下則汹湧澎湃滾滾而去石梁長數丈石上下相疊中露一痕上仄而下稍寬行者稍一失足卽墮深

澗一大石當梁之盡處有銅龕鑿其前中爲佛與羅漢象亭上道士能行梁上觀者皆爲顛掉水自梁下落爲深淵復流下石壁成大瀑布道士導余自亭之右逶迤行不半里攀條而下見瀑布雪濺珠翻轟然若雷其下漚爲一潭奇石列水中及左右皆滿是日宿上方廣距亭半里許板橋流水亦爲幽絕明日凌晨起有客自華頂來者言日出狀是爲十月朔華頂距上方廣約二十里爲天台最高處先是有言華頂十月朔日月並行海上宜往觀焉僧皆言雲氣濛濛多不得見而余足力不勝而止及是客言日出狀與海濱諸高山望之大異而

未見所爲日月並行也復至曇華亭觀石梁下觀瀑布
良久乃行十餘里至斷橋水行溪石中一石若橋而中
斷水自斷處馮下一石甕受之甕深不知所底諸石林
立皆峭削聳峙亦奇觀也水自甕出紆迴行石上約數
丈從絕壁下爲珠簾余從斷橋旁曲折下久無人迹草
蒙茸不可行徑爲水噴皆壞余刈草開徑凡里許乃得
觀珠簾石壁高數丈許水纍纍如貫珠且萬縷方幅而
下故曰珠簾亦滙爲一潭潭旁多石坐石上神骨俱清
幾不知爲人間世矣斷橋與珠簾左右無僧舍亦無人
居腹且饑回飯于上方廣乃還仍過國清國清地勢高
爽羣山環之水流于前古松約數千株夾立是時暮色
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
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斷橋爲珠
簾他如桃源爲劉阮遇仙處及瓊臺雙闕號爲天台第
一景者路東西不相直遂未獲至姑以俟之異日

鴈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鴈蕩最勝曰南鴈蕩在平陽縣南曰中鴈蕩在樂成縣西曰北鴈蕩在樂成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鴈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時爲鴈所棲宿故曰雁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芳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復有谷二曰南閣曰北閣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峰

四十八日雙鸞曰寶印曰堯闕曰小卓筆曰獨秀曰重樓曰茶爐曰石指曰天柱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總角曰金鼎曰蓮華曰迎陽曰石燕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亢曰橐駝曰戲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凰曰超雲曰丹桂曰象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槌曰覆船曰捲螺曰鉢盂東外谷峰五日石佛曰獅子曰雙峰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峰二十四日紫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瓊臺曰石笋曰卧龍曰凌

霞曰瑞鹿曰抱兒曰獅子曰石碑曰立笋曰削玉曰卓筆曰天樂曰宴坐曰常雲曰剪刀西外谷峰二十四日連珠曰靈犀曰山冠曰石表曰立戟曰羽人曰射梁曰含珠曰含翠曰朝陽曰靈芝曰二仙曰招賢曰寶冠曰寶簪曰石鏡曰鳳凰曰香爐曰伏虎曰天冠曰五雲曰雙穴曰獅子者二巖三十有二東內谷者凡十九日觀音曰橐籥曰注金曰石相曰楞嚴曰神迹曰文會曰霹靂曰棲真曰神王曰石臍曰聽詩叟曰脩道曰赤石曰侍郎曰騰波曰巾子曰響巖曰說法曰聽泉東外谷者凡六日散水曰隱仙曰石佛曰仙巖曰讀書曰方巖西

內谷者凡五曰白雨曰火燭曰童子曰文英曰寶陀曰
寶香西外谷者凡二曰梅雨曰天柱石之奇者曰僧抱
石曰含珠石曰龍潭石曰飲羽石曰獼猴石曰觀音石
曰石廡曰石明堂曰石屏風曰石魚曰石倉曰石斛曰
石橋曰石碁枰曰石浮屠曰石室曰石居士曰小石屏
在東內谷曰石梁曰石行廊在東外谷曰虎蹲石曰覆
盂石曰鳩尾石曰圓蘿石曰石門柱曰石城曰石茶爐
在西內谷曰招賢石曰大梁石曰石鏡曰石天窻曰石
塚在西外谷洞十有二東內谷者曰天聰曰龍遊曰新
月曰羅漢曰烏洞曰南碧霄曰北碧霄東外谷者曰石

洞西內谷者曰道松外風洞二一在大龍湫之右連雲
障石壁上每大風將起則洞口木葉飛舞一在照膽潭
上洞口大如斗風自口出遊人以手向洞口夏涼而冬
溫而山之西北趾鄰永嘉界者曰道姑洞尤奇石室層
疊宛如堂房常若有人居者洞外巨石長數十丈坦平
如床側立者如屏風澗川之雲霞洞亦號爲絕勝焉溪
有四曰新溪水北出南流會于寒坑入海曰筋竹溪一
曰錦溪水自大龍湫出經龍平塘入海曰白溪水自靈
峰諸谷中出東流入于海曰石溪水自山東北諸谷中
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龍湫水合流東會于石門入海湫

有三曰大龍湫曰小龍湫曰上龍湫寺十有八東內谷之寺曰靈巖曰靈峰鴈蕩奇秀多稱二靈介乎三靈之間者淨名也淨名與石梁真濟皆在東外谷西內谷之寺曰能仁曰羅漢曰瑞鹿西外谷之寺曰天柱曰華嚴曰普明曰石門曰古塔曰本覺曰寶冠曰靈雲餘諸寺大抵多廢而余所至爲能仁爲羅漢爲瑞鹿爲靈峰爲靈巖爲石梁石梁寺者以石梁得名也寺側緣磴上有石洞一石自地出橫斜而來覆于洞上視之若虹之跨于空故曰石梁靈峰之瑰詭殆不可指數環左右前後而列者爭奇獻怪目不給賞大抵鴈蕩諸峰巧通造化

移步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尙多有之而路窮徑塞蒙翳于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于人間者亦不少也靈巖直靈峰之西展巖峙其左天柱峙其右奇特雄偉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爲尤勝後有屏霞障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堊上有溫泉石室旁有龍鼻泉下有安禪谷蓋鴈蕩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外有連雲障在大龍湫而在淨名者曰鐵城障曰游龍障兩障相夾深數百仞呀然劃然人行其間望見天僅尺許障內有谷曰珠簾谷有洞曰維摩室珠簾谷者澗水嚙石而出如萬斛珠飛落蓋鴈蕩無山不崖無崖不洞無水不瀑

至大龍湫則瀑水化爲煙雲怪怪奇奇直出造化意表
宇宙內更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入鴈蕩自樂成
來宿于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也十月自黃巖來宿于
大荆皆入鴈蕩之道道中望見鴈蕩上插霄漢僊風靈
氣飛墮襟袖懷抱頓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久矣輾轉
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草衣芒鞋
捨橡煨芋而老于此間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

龍鼻泉記

鴈蕩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巖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
賢湫曰小龍湫峰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鸞曰卓筆曰玉
蟾蜍洞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鋒曰溫泉
曰龍鼻泉而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十折
至一大石龕龕高數十丈深數十丈石壁皆奇削龕脊
嵌一石若龍指入石中從下視之見其脊隆然外露繞
下數十丈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色紺碧而膩滑鼻
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下滴飲之清寒雖盛夏如冰鼻
上下皆有石若瓜爲覆擊之勢半露半入石中遊者或

歌笑奏管絃聲輒繞石罅中悠揚不卽出下有呂祖廟
墻陰有碑鐫絕句一章末署回道入題名區絕境宜爲
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
吾書換吾胎骨者儻有日也耶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山而濱海余以歲辛巳
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
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
水至此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
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溪水
中傍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
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忽變爲石帆張于空中曰一
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桂峯左
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

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鴈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球如驟雨如雲如烟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蓋其石壁高五千尺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布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

觀不足亭而龍湫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口木葉飛舞則大風徐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靈巖寺水自石城諸溪澗來會于霞障之右從巖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劒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迹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旣遊鴈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惚仙去今追而記之不能詳也

憂患集偶鈔

困學集自序

桐城戴名世田有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可不謂甚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于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時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為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于道

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惜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咕咕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乎許衡吳澄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況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于心就令專精

思慮無他間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旣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旣不學未聞道何有于區區者蓋學又不在於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故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贈僧師孔序

師孔楚士姓程氏世族也年十八棄家爲僧於今二十有二年矣崇禎間天下兵起其祖父皆死於難師孔嘗痛之而師孔有母與妻皆在孝感師孔旣爲僧行遊天下不嘗至鄉里絕書問者且十年蓋師孔非浮屠氏流也好儒書與儒者游然當世儒者齷齪無可當意嘗北至幽州南抵金陵以及江淮閩越所至輒陰求豪傑奇士最後至吾縣居西山中師孔性疎傲人無知之者以故困甚一日大風雨溪水泛濫師孔餓數日陶然自得也然師孔類有激楚怨懟之情往往悲歌泣下不可告

人其故歲庚申之春余携書數卷入西山訪師孔因讀書其間凡一月每讀罷輒與師孔俯仰古今嗟歎世事師孔往往張目視天汪然出涕嗚呼以道之衰而人情之陷溺也天下方且在呻呼呻吟之中而一二羈窮少年枯槁老衲相與痛哭於山硯水涯之間事固有不可解者會余既出山師孔與主人不合棄去居投子亦不合亡何又棄去一日來告我曰吾將歸楚省老母請與子辭余曰佛氏之所以害教傷義者莫大於棄其君親而子豈浮屠氏之流也歟子歸奉而親以終而身以治而生慎毋出游游必困師孔曰然遂書以爲序

贈趙良冶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於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聞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視爲玉者可知也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良冶玉之在璞者也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冶真玉之在璞者也他日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之滿其櫝也已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十箇老屋三間廡廡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卽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豪富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

鄰家或出錢往酤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
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
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見夫世之逐逐者而不
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蹙輾轉汨沒曾不
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
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
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
乎石世嘗讀先生之詩瀟灑不羈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
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
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意者獨
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
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誤其
說而以書之于集之首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
爲禮部尚書當天啓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
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忠毅公
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
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
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績而翰林
榮選宗伯閒官益得以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
陽子之風公之冢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
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聞

讀公書與公子弟遊輒喟然歎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
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見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歡
甚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
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
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歎文莊公之澤猶不
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巖家益落且屢
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
一日謂余曰吾始與而學也于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
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
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

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
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
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
甚而得失之念交戰于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且
又有人焉梏子之性啾子之聽而教以從衆之悅目歟
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人之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
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
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
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徃徃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
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以譏評豪

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
有成今子亂于毀譽之說而失于趨向之宜豈非惑之
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
可稍爲委曲以悅世徇俗卽艱難摧折有不顧況文章
乎哉況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家故貧少時從塾
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
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然士固有異世而相合
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密
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風勁節顯
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